

巴黎奥运会里的时尚：一个长达百年的悠远呼应

徐小棠

“时尚统治世界，而巴黎人统治时尚(Fashion rules the world and Parisians rule fashion)”——风格偶像卡洛琳·德·迈格雷曾经如是说。不论这个说法夸张与否，巴黎百年来为文艺创作者和时尚设计师提供经典美学灵感却是不争事实。这座全球时尚之都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美学，并非简单标签与刻板印象可以代表。高级时装走到今日，时尚设计师们试图以当代眼光解锁巴黎美学精髓，而此次的巴黎奥运会更是将巴黎许多值得追忆的珍贵历史，与当代体育的自由和勇气糅合在了一起，缔造了当代精神与复古美学的平行宇宙。

时尚之都的运动DNA

巴黎作为时尚之都，与运动以及奥运会的关联亦密不可分。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田径代表大会上，被后人尊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首次公开提出用现代化形式复兴奥运会的设想；1892年，顾拜旦发表了著名演说《复兴奥林匹克》；1894年6月23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体育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决议，并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6年在希腊举行了首届现代奥运会，6月23日也因此被定为“国际奥林匹克日”。作为发起人，顾拜旦曾于1896年至1925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给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打上了浓厚的法国烙印。时至今日，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官方语言依然是法语。

2024巴黎奥运会，在诸多创意上尽显法式巧思，体现了艺术和创意的融合：史无前例的薰衣草色跑道取代了传统的红色、蓝色，运动员仿佛奔跑在法国普罗旺

斯的乡间；蓝粉配色的攀岩墙与粉色自行车道，将法式浪漫呈现入骨；奥运主视觉海报由艺术家乌戈·加托尼耗时2000小时手绘完成，绘有巴黎地标、47个运动项目和数以万计的人物，被誉为法国的“塞纳上河图”；圆形会徽融入了法国著名油画里的玛丽安娜女神，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价值。

而100年前的1924年，正是巴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的年份，彼时的巴黎也创造了许多“首次”：首次引入了“更快、更高、更强”(Citius, Altius, Fortius)的奥林匹克格言；首次在闭幕式上同时升起本届奥运会主办国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国的国旗，并由此成为国际惯例；首次引入了“奥运村”的概念……此外，在1920年代还有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彼时正值运动服饰的诞生，它极大颠覆和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面貌，尤其影响了女性的着装与生活方式。

运动与时尚，来自1920年代的咆哮

也许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无人健身、时装中不存在运动衫和运动鞋的世界。然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尤其是女性，当时她们穿着拖地长裙和紧身胸衣，许多体育项目因此被认为不适合于女士。只有一些高雅的“适合淑女”的运动项目除外，例如骑马，但必须穿裙装并使用女士马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女性走出家门工作，在后方承担起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及地长裙和紧身胸衣成为鸡肋。战争结束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运动场上也开始有女性的身影。

到了1920年代，主流女装一反维多利亚时代的沙漏型，彻底摒弃了长裙和紧身胸衣。从机械师式的工作服到飞行员短夹克，女性穿上了中性风格服装。同时健美运动也开始兴起，女性以巨大的热情去学习锻炼和塑造身体的肌肉，许多女性也希望成为真正的运动员。

象彻底改变了运动时尚——运动服、休闲装、便装裙、泳衣、度假服饰……实用的面料、大胆的设计与塑造健康的愿望终于相互结合，运动服饰以多姿多彩的功能与形态进入到了服装的主流之中。

而可可·香奈儿的伟大绝不仅仅因为她比帕图更长寿。在一战爆发时，香奈儿用一种传统制作男士内衣的低成本材料设计出了单色平织套装、斗篷和大衣。和过去的女士服装强调曲线不同，这种针织衫的穿着和搭配都非常简洁，裙子的裙摆较高，让女性可以舒适地移动、自由地跳舞。在此之前，舒适、轻松和行动自由的概念在时尚界是闻所未闻的。她的无腰无线针织衫，让时尚杂志《BAZAAR》感到兴奋，将其命名为“衬衫裙”，并盛赞它是“20年代所有时尚的真正先驱”。

随着一战结束，“Années folles”(咆哮的20年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受经济繁荣和战后复苏共同推动的繁荣时期。1920年美国妇女赢得投票权，女性有望获得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剪掉头发，伴着爵士乐整夜跳舞。摩登女郎成为了20年代最知名的文化符号之一。在法国，相当于摩登女郎一词的是Les garçonnets(“女少年”，阴性名词 le garçonnet 衍生自名词“男孩”le garçon)。香奈儿正是Les garçonnets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本人相当喜欢简化的剪裁，打着领带，穿着男性化外套与长度到膝盖以下的衬衣式连衣裙，头发剪得很短，帽子压在额头上。

美国的查尔斯·古特异于1839年发明的橡胶硫化技术，既在早期促进了轮胎工业的辉煌，又催生了运动装面料技术的优化——在纺线中加入经过橡胶硫化技术处理的树胶，便能织出具有弹性的面料。首先穿着用这种面料织成的服装的是自行车运动员，很快它几乎成了一种万能材料取代了羊毛，运动装的款式因此开始多样化起来。

然而，当时美国运动装技术上的进步，对巴黎时装界并没有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设计师们对运动服仍然保持沉默。整个巴黎只有让·帕图和可可·香奈儿开动了自已的运动装生产线——网球服饰和滑雪服。

除了鲜明的个人风格，香奈儿也将男士服装中的实用元素引入女装，打破了过去华丽、繁琐的女装风格。在她的设计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直线剪裁、利落的外套、宽松的裤装和经典分明的黑白配色。她还创造出了许多新颖款式，并将运动感引入时装风格：例如针织水手裙、女装裤子、黑色迷你裙、裤裙套装……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前卫的她率先让法国女性穿上宽松的、能自由呼吸的时尚潮流。可以说，可可·香奈儿紧紧抓住了时代精神，并终身致力于“为活跃而独立的女性”打造服装。

从19世纪晚期起，网球就是上流社会闲暇时的一项热门运动，它在美国东海岸和欧洲非常流行。法国网球运动员苏珊娜·朗格伦，于1919年至1925年期间六次获得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她优雅自然的着装及个人魅力，使巴黎设计师让·帕图产生了灵感。帕图在1921年增加了裙摆的百褶设计并缩短了下摆的轮廓，带有几何图案的网球衣套装，搭配白色无袖羊毛背心和标志性发带，让整体造型不失力量感又充满流畅的女性美。这个造型一时轰动巴黎，从此法国的运动装也推进了大胆活力的时代。

此外，香奈儿还在1920年代为位于瑞士东南部圣莫里茨的当地女士们制作滑雪服。滑雪在上世纪初是一项贵族运动，滑雪服大多由厚重的羊毛和法兰绒衬里制成。拉链技术被引入后，滑雪服可以分层脱卸，更易穿脱。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使滑雪服的功能性日益重要，一些专业运动装备制造厂商开始尝试防水和弹性面料。有了新的材料，一向大胆前卫的香奈儿在设计中一改以往庞大笨拙的滑雪服面貌，令紧身的滑雪服在时尚界掀起一股热潮。它们不但更加轻便时髦，还可以有效提高速度。

帕图本人被称为“全欧洲最优雅的人”，时尚名声和香奈儿不相上下，对巴黎时装界有诸多革新贡献：除了第一个创造了网球衣，他还第一个启用美国模特儿(那时的欧洲人认为美国女人身材粗野，绝对不适合做衣架子)；第一个将帽子、皮包与服装一起做整体搭配设计……他本人热爱快艇运动和度假，因此设计了系列定制的平纹针织泳装和浴袍。1927年，度假时晒黑皮肤成为新兴的时尚，帕图构思了第一款防晒产品“遮肤油”，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他还设计出了无紧身胸衣的连衣裙，并参与了标志性的法国“je ne sais quoi(法语：不可言喻的)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在法国风格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帕图曾说：“运动精神难以简单概括，它们体现了希望和毅力。而衣服不应该带来困扰，也无需惊天动地，更重要的是令人真切感受到美丽和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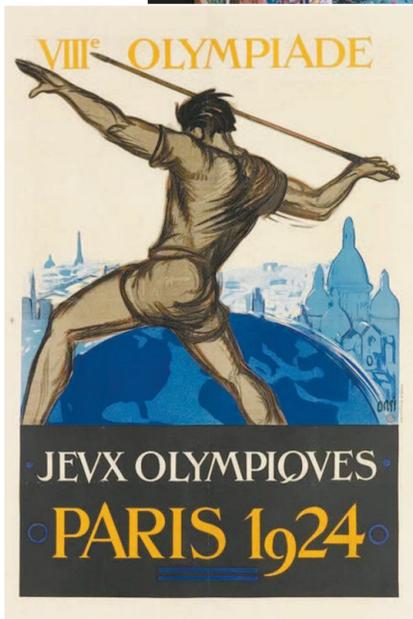
之后，二战又来了，香奈儿在战争期间关闭了自己的商店，移居瑞士。战后的1947年，年轻设计师克里斯汀·迪奥以“New Look”重新在时尚界发动了沙漏风潮。在香奈儿眼中，这些是她在1920年代就已抛弃的东西。面对席卷巴黎的“女性化”风格，步入老年的香奈儿重新杀回时尚界，并在1960年代推出了经典的小香风套装——女性可以穿着它随意行动，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香奈儿一生将女性与行动置于创作的核心，致力于体验新的时尚方式。

从一生潦倒的固特异，到咆哮的花花公子帕图、时尚先锋香奈儿……时尚与创新、运动与艺术，这些看似多元的因素在时代语境与文化熔炉中不断碰撞着新的火花，共塑着时代的精神。

▼法国设计师布兰奇设计的1924年巴黎奥运会艺术系列明信片



▲巴黎奥运会主视觉海报由艺术家乌戈·加托尼耗时2000小时手绘完成，绘有巴黎地标、47个运动项目和数以万计的人物，被誉为法国的“塞纳上河图”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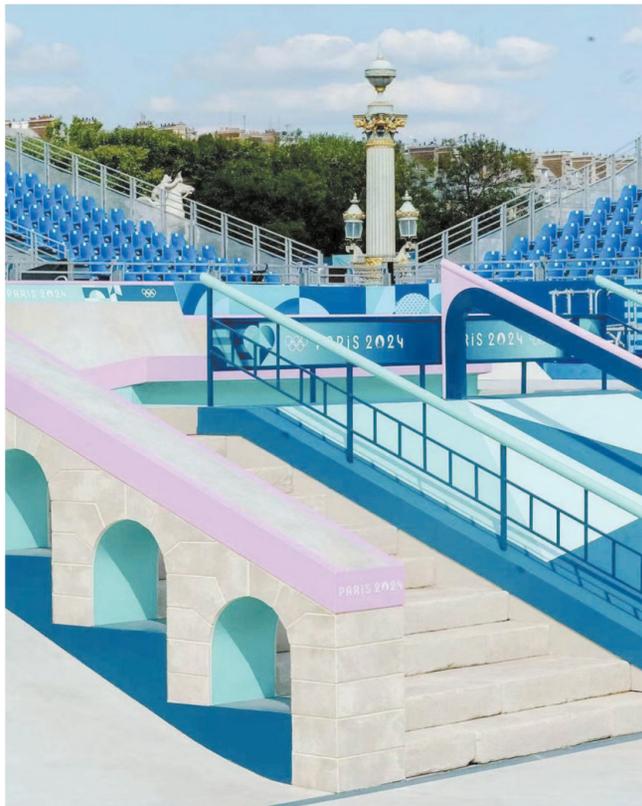


▼1921年，巴黎服装设计师让·帕图为法国网球运动员苏珊娜·朗格伦设计的网球造型，增加了裙摆的百褶设计并缩短了裙摆的轮廓，带有几何图案的网球衣套装，搭配白色无袖羊毛背心和标志性发带，让整体造型不失力量感又充满流畅的女性美

当时髦沉淀了一百年



▼巴黎奥运会史无前例地用薰衣草紫色取代了传统跑道的红色，蓝粉配色的攀岩墙与粉色自行车道，将法式浪漫呈现入骨



百年之后，法国与夏奥会第三次牵手，这一百年比法国人的设想要晚了很多，也艰难许多。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在设计方面用尽巧思。比如，奥运吉祥物居然是来自法国帽饰——弗里吉亚帽。“我们的吉祥物象征着一种理想，而非某种动物”，巴黎奥组委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普遍头戴弗里吉亚帽来表明革命决心，使这顶小红帽一度成为自由的象征，也被称为“革命帽”或“自由帽”。在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象征着“自由女神”的玛丽安娜，头顶上正是弗里吉亚帽。1789年，弗里吉亚帽与法国人一同进行大革命，由此改变了国家的面貌。19世纪末，弗里吉亚帽出现在印象派画家的视野，见证了他们引导的艺术革命。20世纪中，弗里吉亚帽在五月风暴中心的圣日耳曼大道上，引领了文化解放运动。而这一次，弗里吉亚帽又来到巴黎奥运会完成新的使命，“以运动引领变革”。不得不说，这个设定真是有趣且有情怀。

真奥运奖牌作为运动员荣耀与东道主法国独特魅力的璀璨象征，其设计也成为焦点所在。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设计任务，交给了LVMH集团旗下的珠宝及奢华腕表品牌尚美巴黎(Chaumet)。尚美巴黎始创于1780年，是拿破仑御用珠宝及奢华腕表品牌。此次，尚美巴黎选取埃菲尔铁塔的原始铁材，切割成象征法国国士轮廓的六边形，并通过“巴黎饰钉”的精巧固定，展现出六边形的稳固与优雅。奖牌内圈镶嵌的锻造金属，精心雕刻了奥运与残奥会的徽标。而奖牌的另一面，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设计有所区别，奥运奖牌融入了希腊胜利女神尼克(Nike)，左右两侧则是雅典卫城和巴黎埃菲尔铁塔；残奥奖牌以仰望埃菲尔铁塔的景色为意象，两侧刻有盲文“巴黎”和“2024”字样，以此向盲文发明者路易斯·布莱叶(Louis Braille)致敬。

法国运动员开幕式服装由法国高级男装品牌曾与法版《VOGUE》现任《BAZAAR》全球时尚总监的卡琳·洛拜德共同操刀打造：夹克外套灵感来源于充满中性化与极简主义的复古吸烟装，仿佛回到了伊夫·圣罗兰风潮引领的1960年代。翻领部分采用了仿鲁提标志性的抛光处理，并巧妙地法国国旗的颜色融入其中。口袋处配有同色系的口袋巾，优雅且充满质感，可以由运动员自行抽出变成围巾、腕带或发带。刺绣部分由香奈儿旗下的刺绣高级手工坊完成，奢华感拉满：夹克侧面饰有奥运标志，内侧标签上绣着“所有胜利的工匠(Artisan of all victories)”。设计师表示，此旨在让运动员们穿上队服时，能充分感受到来自巴黎以及整个国家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女士们的下装有两种自由搭配选择：真丝裹身裙和皮鞋，或裤装和运动鞋。

除了这套正式服装，街头服饰品牌Pigalle的创始人斯特凡·阿什普尔还与法国运动品牌乐卡克合作，为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们设计了系列服装。关于设计理念，阿什普尔表示：“我们采访了很多法国运动员，询问他们理想中的奥运服装是什么样的。他们都说自己希望看起来又美又酷，并且清新。是的，我们想看起来像法国人，但不想成为一面流动旗帜。”因此，传统国旗上的亮白色被调为了奶白色、米白色以及蓝白红三种流动混色，使运动员的肤色看起来更加柔和并富有潮流感，同时又在面料和版型上兼顾了舒适性。

知名品牌路易·威登则奢侈地全定制了棋盘格颁奖托盘和奖牌行李箱。其实，路易·威登诞生于1888年的棋盘格(Damier)是比老花帆布(Monogram)更悠远的存在，是品牌重要的代表性元素。1888年，棋盘格帆布被路易·威登的儿子乔治设计创造，并在1889年第一次出现在品牌的行李箱上。在这之后创造出老花帆布的思路是源自于棋盘格，而老花帆布元素被使用之后，慢慢地成为了品牌的标志性防伪设计，但路易·威登并不甘心弱化棋盘格，于1990年代重新调整了设计样式，让棋盘格再次回归。从当时的广告片能看出来，路易·威登最早的棋盘格配色正是今日这一款惊棋盘——一个小小颁奖托盘，亦富有如斯的时尚底蕴和沉淀。

今年七月初，路威酩轩集团(LVMH)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巴黎奥运会的高级赞助商，集团将为本届奥运会、残奥会颁奖礼上的515名志愿者提供600套制服。颁奖礼的志愿者将身着该制服，手捧由路易·威登制作的奖牌托盘，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此次的志愿者制服是无性别的，全身都是饰有金色扣眼的白色马球衫，下身则为侧身带白条纹的卡其色裤子，宽松自然又剪裁考究。配饰方面，白色报童帽时髦俏皮，白色平底鞋鞋跟舒适，对久站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整体造型简洁实用又不失复古，依然是那种巴黎式的毫不费力的时髦。通常情况下，奥运会颁奖礼不允许任何商业品牌标识露出。不过此次LVMH集团为颁奖礼志愿者提供制服和奖牌托盘，在不露出任何品牌标识的前提下，依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LVMH集团形象与环境负责人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在声明中表示，“志愿者的礼服采用了中性、可持续和环保设计，以呼应上世纪20年代巴黎举办第一届奥运会时的风格”。

而路威酩轩官网对这套服装设计说明了：To connect with this heritage, LVMH has designed outfits that pay tribute to 1920s silhouettes, marked by the birth of sportswear, an affirmation of feminism and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unisex styles. The garments emphasize fluidity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LVMH此次设计向了20世纪20年代廓形致敬的服装，其标志是运动服的诞生，这是对女性主义的肯定和中性风格的首次出现，并强调了服装的流动性和运动自由。)

向100年前的巴黎致敬——这真是一个悠长又深刻的呼应。那些运动与时尚传奇人物的剪影与瞬间，在100年的时间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讲述着关于创新与美的故事。体育与时尚的结合，不仅仅是外在的融合，更是内在价值的共鸣，是对人类潜能无尽探索的共同致敬。

向100年前的巴黎致敬——这真是一个悠长又深刻的呼应。那些运动与时尚传奇人物的剪影与瞬间，在100年的时间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讲述着关于创新与美的故事。体育与时尚的结合，不仅仅是外在的融合，更是内在价值的共鸣，是对人类潜能无尽探索的共同致敬。

(作者为时尚撰稿人)